

科技革命与 社会制度嬗变

向文华 / 等著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科技革命与 社会制度嬗变

王德培 著



科学出版社

D03
X278

RA204/08

科技革命与 社会制度嬗变

向文华 / 等著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80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革命与社会制度嬗变/ 向文华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ISBN 7-80109-691-6

I. 科…

II. 向…

III. 技术革命—作用—社会制度—文集

IV. D0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951 号

科技革命与社会制度嬗变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5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序言：喜见推陈出新，但愿推出争鸣

高 放

一、推荐一本推陈出新、新意迭出的新书

1994年，当时向文华同志正在我校国际政治系当博士研究生。查当年日记，按照教学计划，3月31日上午我指导几位博士生共同研讨新科技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任务这个专题。他参加研讨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课堂上也热烈发言，看来很受启发。课后他约我于4月7日下午专门再就《新科技革命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和挑战》这个主题进行访谈。他作了记录，并且整理成一篇7000多字的文稿，经我修改补充后于5月5日交给他。此稿后来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当年第5期（10月出版）。我没有料到，这次课堂研讨和课后访谈给予他一生的治学以长久的重大影响。1996年7月他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他承前后发，推陈出新，继续运用从科技革命的角度观察社会制度演变的方法，一方面自己撰写有关科技革命与社会制度嬗变的论文，另一方面又指导他带的研究生完成这个主题的多篇论文。现在他把自己和研究生的

成果汇编成书,交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为了表明师承关系,他特意把九年前他整理的对我的访谈录附于书后,并且要我再为他主笔的《科技革命与社会制度嬗变》一书写序。

我通读这部书稿后,深感源于荀子《劝学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古语所揭示的真理何等真切!九年前我主要只讲到:不能仅用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社会制度的变迁,科技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近现代以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为标志的三次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封建主义枷锁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因体制僵化,未能在新科技革命方面追赶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终于发生剧变;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重视新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才能避免“苏东波”的冲击;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21世纪要努力探索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沿着这些思路,近几年来,向文华同志连同他带的研究生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拓展了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新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书中有八篇文稿探讨科技革命与两种社会制度嬗变的问题。书中提出: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建立、生物基因的革命等应该算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演变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结构变革导致政治结构变革,最终达到社会制度演变,然后社会制度又反向促进科技发展;70—80年代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新科技革命给东西方

社会主义，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带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挑战，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中国传统工人阶级从结构、数量到素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新科技革命还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如何看待帝国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何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道路等问题。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为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世界上又涌现了众多新社会主义思潮，书中对各种新社会主义思潮的成因和演变作了综合分析。

其次，书中有四篇文稿研究全球化问题。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要付出成本，如要让渡国家主权和国内市场，会造成人才流失和技术发展障碍，还会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面临着国家安全风险、金融风险、文化传统与交流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同时全球化进程又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和趋利避害、加速发展的契机。我看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是否善于采取正确对策以应对以新科技革命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这方面，东南亚的新加坡和东北亚的韩国就是抓住全球化机遇迅速起飞取得显著成效的两个范例，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借鉴。近2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的奇迹，更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的奇特效应。当然，要最终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正面临艰巨的任务。本书有一篇文稿专门谈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都面临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如何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是有待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

最后,书中有五篇文稿论及第三条道路问题。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思潮。它起源于20世纪,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社会民主主义要寻求走第三条通过民主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之路。随后,第三条道路几经嬗变,即90年代中期经由美国总统民主党领袖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工党首脑布莱尔联手又提出第三条道路之后,它持续多年成为书刊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文稿,各抒己见。本书有两篇文稿分别综述了国内和国外学者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成果,便于读者了解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历史演变、本质内涵、具体主张、表现形式和社会评价等等。接着有两篇文稿重点分析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执政实践以及英国工党与工会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客观地说,布莱尔自1997年5月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以来,在执政实践中有得有失,应该说得多于失,因此他还能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继续执政。布莱尔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权,还力图通过分权解决老大难的北爱尔兰问题,基本上废除了沿袭了600年的上议院议员世袭制,调整了经济结构,增加了公共开支,实行了新福利制度,扩大了教育投资,提高了就业率,等等,成效是显著的。但是他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上还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案,不可能达到他自己所标榜的什么新社会主义。至于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由于工党政府转向从全国利益制定政策而较少顾及工会利益,这就注定工党与工会的逐步疏离,但是也不可能斩断关系。将来工党会既与企业界联姻又与工会结成伙伴关系。最后一篇文稿是论述90年代英国和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改革的背景、措施、成效和趋势作了剖析,颇有见地。

从上述这些要点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学者沿着前人的路子奋力开拓，确实已经展现了新路径、开拓了新局面，令人欣慰和振奋！谨向读者郑重推荐这本新见迭出的理论界新秀的新作品。

二、还有一些不同意见，需要展开争鸣

在这里还要顺便奉告读者的是，我这个杏坛老朽自 1997 年秋年逾古稀离休之后，依然勤学不懈，运思不泥，口授不停，笔耕不辍。就科技革命与两种社会制度嬗变问题，还继续发表过《从全球化浪潮看新世纪、新千年、新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全球化的消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等文，与时俱进地又阐发了新观点。这些文稿都已收进 2002 年 8 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例如，原先我只是笼统地提出“科技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经过进一步研究，我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是以思想自由化为起点，劳动社会化为核心，国家工业化龙头，从而带动了全球社会改天换地的大变化。”“从现代化、全球化的三大浪潮（指蒸汽机、电气化和信息化）可以明显看出，现代化、全球化的启动动力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充分启动人的创新思维，激励科技新发展），原动力是科技革命，主动力是生产力革命”（见《纵览世界风云》第 282、281 页），而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上层建筑变革应该说都是必要的、重要的推动力。把启动动力、原动力、主动力和推动力加以递进式的有层次的区分，这样更能够使我们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之间的

关系,进而再去探求这些动力如何在各种条件下才能形成最强大的合力。这样深入研究下去,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科技革命如何促进两种社会制度的嬗变,同时进一步认清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还有,对于历史上有过哪几次科技革命和未来科技革命前景的看法,众说纷纭。我在 1992 年撰写的《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曾经概略地评价了历史上有过三次、四次、五次或六次科技革命的不同说法。我是采用三次最重大科技革命这种看法,即 18 世纪的蒸汽化、19 世纪的电气化和 20 世纪的信息化这样三大浪潮(详见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增订本第 254—267 页)。至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浪潮,我在 1986 年撰写的《如何全面评价〈第三次浪潮〉》中曾经表示同意美国学者托夫勒的看法,他在《第三次浪潮》这本名著中提出生物学革命将是未来科技革命的第四次大浪潮。对此我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我认为:第一次蒸汽化浪潮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电气化浪潮更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形成的信息社会只是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它仍然属于工业社会范畴,只有 21 世纪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第四次浪潮大发展才会使工业社会转变为生物工程社会(详见《纵览世界风云》第 63—65 页)。近十多年来基因工程的新发展,尤其是 1997 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等等,更加深了我原来的见解。现在我甚至想用基因化这个新概念来概括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使基因化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蒸汽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并列,这样既简明、集中,又形象、贴切。如前所述,本书也提出了新见解,即把

发生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建立、生物基因的革命等称为第四次革命。我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欠准确。因为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建立，都是属于第三次浪潮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而生物基因的革命则是属于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范畴，只有基因化才真正是相对独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

另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商榷。本书认为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已经使世界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来又有一些专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又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我以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存在国际垄断资本，在某些行业甚至还占优势，这是客观事实。然而这不等于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是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因为在当今世界竞争超越了垄断，可以说是大竞争、小垄断。如果当今世界是国际垄断压倒了国际竞争，是大垄断、小竞争，那么经济全球化就很难得到大发展，我国对外开放也很难参与国际竞争。况且当今在划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时，还不能只依据国际垄断资本占多大比重这样一个标准，而应该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态势来进行综合分析。早在 1988 年，我曾经从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社会化程度都大为提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有所增长这样两个基本特征，提出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见解（详见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第

185—187 页)。1994 年向文华同志对我进行访谈时,我又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有所增强,来论证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2000 年我第二次到美国考察了半年多,2001 年写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一文,进而认为当代社会资本主义具有六个基本特征,即除了上述三个基本特征外,又增加了三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各国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详见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第 166—178 页)。看来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究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这是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开展争鸣才能弄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由我牵头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已经由我增写了一个条目“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阶段?”(见第 402—407 页)可作参考。如果考虑到当代国外学者对新阶段的资本主义还有法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等各种各样的观点,这就更值得我国学者悉心研究,作出评论了。

总之,本书推陈出新,值得认真细读;但愿还能推进争鸣,继续共同探求真理。

2003 年 3 月 25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前 言

发轫于 20 世纪 80 年代计算机的家庭化和个人化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新技术革命在 21 世纪将向纵深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使人类居住的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与此同时，在 21 世纪上半期，生物技术将迎来新的革命。人们不仅在了解生物，还在改造生物，定向进化成为生物技术的新热点。人类的“克隆”技术与自身“克隆”将引发其他社会变革。以纳米技术为前沿和核心的新材料科技正在引发新的产业革命。纳米技术将对材料与加工、计算机技术、医药与生物工程技术、环境与能源、国防科技产生重大影响。^① 这场科技革命不但深刻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经济增长更多得益于技术和知识的渗透和贡献，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自身。人类现在赖以运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都将相应地发生变化。

从当前全球两大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新科技革命导致了两种

^① 曹新、向文华《21 世纪的高新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载于《南方经济》2002 年第 3 期第 23—24 页。

制度的嬗变。资本主义制度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信息全球化,进一步使世界经济一体化。主宰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与消费观念向全球推进。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比较优势。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 80 年代末深深陷于危机的边缘。苏联东欧的改旗易帜,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更不能在原苏联东欧国度里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其执政的合法性荡然无存。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躲过“苏东波”的冲击,但其现存的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与时俱进精神加速推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从而获得生存空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仍然使其每迈进一步,都要面临着重重阻力。与此同时,欧洲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和以英国工党的非意识形态化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同样表明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峻挑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两大制度的演变来看,科技革命是导致制度演变的最深层次原因。这进一步表明,“科技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①,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此,观察社会制度演变的方法和切入点是探寻科技革命对社会演变带来的影响。

科技革命作用于社会演变的路径体现为:科技革命通过作

^① 高放、向文华《科技革命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挑战》,载于《社会主义研究》1994 年第 5 期第 5—9 页。

用于生产力的三要素,并改善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促进生产力发展,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的重新调整和流动;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新的政党萌生和壮大。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中,利益的重新调整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妥协可以达到,社会则发生和平演变;如果利益斗争不可调和,则必然发生暴力冲突和暴力革命。苏联东欧剧变在不到 2 年的时间内(1989—1991 年)完成制度嬗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本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所要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人们对新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纵观 20 世纪社会主义制度演变的历史,不难发现科技革命作用于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轨迹。

科技革命作用于社会演变的主体是政党和利益集团,尤其以政党的作用为重。一个政党如果能敏锐地捕捉到科技革命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自动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更新自己的理论,就能使自己的政策符合选民和民众的需求。西方社会的保守党和社会党必须如此,东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必须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实行议会制,由选民来决定政党的执政与下野,因此,政党对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要敏感和敏锐得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由宪法明文规定,并由国家机器来保障,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对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其反应的程度相对

于多党制的政党要慢一些。^① 西方政党如瑞典社民党在本国多党制框架内长期执政比共产党在本国长期执政要困难得多。^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提出要“与时俱进”，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便在于此。

从 20 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的演变和竞争来看，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暂时取得比较优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社会拥有科技优势，它们掌握了目前科技领域绝大部分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因追逐利润而不断追求技术革新；而市场竞争又迫使企业力求降低产品成本，追求超额利润。从宏观层面来看，西方资本主义能暂时取得比较优势也与其基本制度引用竞争，以权力制约权力有关。政党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法治的轨道上，通过选民的投票决定政党执政与否，促使政党直接面对选民，反应选民的需求和思想变化。另外，西方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多元的、开放的，没有教条框框；多种思想、流派并存，共同促进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总结两制关系演变经验教训，并提出，社会主义要借鉴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不但要借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时还要借鉴人类社会已有的“政治文明”成果。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最根本的是要为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选民的利益服务，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

① 向文华《20 世纪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 年第 2 期第 99 页。

② 向文华《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缘由初探》，载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 年第 5 期第 84 页。

力服务,也就是力求降低社会的磨擦成本和交易成本,使人们能自由地缔结契约并保证契约能有效地履行。一个政党能根据以上理念完成自身的转变,便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20 世纪末,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剧变,并没有阻止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探讨,反而促使人们从苏东剧变的教训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应有的制度体系。加入这一反思群体的除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社会党外,还有西方社会的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更是讨论热烈。因此,21 世纪的今天,“新社会主义”的观念油然而生。要求自由、平等、团结、公正、消除对人的剥削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理念和制度仍然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的主要价值观和思想流派。总之,21 世纪的今天,参与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建设的主体越来越多;参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建设的主体面临挑战。一种社会运动,思想先行。21 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急需新的理论创新和指导。

以上是本书和我近期对科技革命对社会制度影响的主要观点。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在校攻读博士期间,得到国内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学的指导。此次,文章结集出版,又承蒙先生百忙作序,不胜感激!

向文华

2003 年 2 月 18 日